



【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】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WOSUOZHIDAODE HUZONGNAN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WOSUOZHIDAODE HUZONGNAN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范汉杰 等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/范汉杰等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7
(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286 - 0

I. ①我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胡宗南 (1902—1962) —回忆录
IV. ①K825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0842 号

责任编辑: 张春霞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6 开

印 张: 31.5 字数: 452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7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【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】

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《百年中国记忆·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》

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王太华

副主任 卞晋平 王国强 方 立 龙新民 刘德旺 孙庆聚
闵维方 陈光林 林淑仪 周国富 梁 华 谭锦球
翟卫华 陈惠丰 韦建桦 张研农 陈建功 南存辉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万 捷 王文章 王兴东 王怀超 左东岭 龙新南
叶培建 冯佐库 吕章申 邬书林 刘 春 刘兆佳
李 捷 李东东 李忠杰 杨冬权 励小捷 余 辉
汪 晖 张 皎 张廷皓 张晓林 陈 力 林 野
单霁翔 赵 卫 赵长青 俞金尧 施荣怀 袁 靖
聂震宁 黄书元 黄若虹 黄嘉祥 崔永元 梁晓声
彭开宙 葛晓音 韩 康 廖 奔

主 编 陈惠丰

副主编 刘晓冰 沈晓昭 张燕妮 刘 剑 韩淑芳

编 辑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卜伟欣 马合省 王文运 牛梦岳 卢祥秋 刘华夏
刘 夏 全秋生 孙 裕 李军政 李晓薇 张春霞
张蕊燕 金 硕 赵姣娇 胡福星 段 敏 高 贝
殷 旭 徐玉霞 梁玉梅 梁 洁 程 凤 詹红旗
窦忠如 蔡丹诺 蔡晓欧 薛媛媛 戴小璇

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CONTENTS 目 录

- 我所知道的胡宗南 张 新 / 1
- 我所知道的胡宗南 方秉性 / 14
- 我对胡宗南了解的片段 黄剑夫 / 31
- 胡宗南侧记 乐 典 / 41
- 胡宗南部第一师在安徽舒城一带和追击围攻
长征红军的经过 刘希孟 / 63
- 胡宗南率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的经过 范汉杰 / 69
- 胡宗南部在川、陕、甘等省阻击红四方面军等
部北上抗日的见闻 温世程 / 75
- 胡宗南部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范汉杰 / 87
- 胡宗南、汤恩伯部豫西消极抗战记略 蓝卓元 / 93
- 胡宗南和魏德迈会谈的经过 范汉杰 / 100
-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一些情况
刘学超 / 106
- 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的内幕
乐 典 / 115

军事委员会“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”的回忆

王应尊 / 136

胡宗南集团“铁血救国团”纪略 王应尊 / 141

“西北青年劳动营”见闻记 张汉英 / 147

胡宗南部进犯延安的前前后后 杨 健 / 156

胡宗南部占领和撤出延安的见闻 刚 诚 / 177

胡宗南集团惨败宜川纪实 蓝卓元 / 190

胡宗南由西安逃汉中的经过 李犹龙 / 201

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

宋希濂 / 216

胡宗南部入川前后到西昌覆亡

李 振 王应尊 姚国俊 / 224

胡宗南集团的形成、发展到最后灭亡的经过简述

裴昌会 姚国俊 王应尊 / 235

“西北王”胡宗南 孟丙南 / 265

对《“西北王”胡宗南》的订正 卢沛江 / 282

关于胡宗南的见与闻 刘学超 / 283

胡宗南残部在五面山的覆灭 刘松林 / 306

胡宗南的“七分校”回忆 赵古村 / 309

胡宗南的反动组织及有关训练机构 李犹龙 / 328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WOSUOZHIDAODEHUZONGNAN

胡宗南的“经济智囊团” 贾忠尚 / 412

胡宗南部在关中地区全面溃败纪略 陈子干 / 414

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和衰败 李日基 / 439

胡宗南所属第三三八师由汉中逃川经过

王宪斌 / 448

胡宗南消灭非嫡系军队的回忆 王应尊 / 453

胡宗南在西北所控制的机械化部队 柳届春 / 459

胡宗南在西昌的挣扎 黄逸公 / 465

回忆六十一师在胡宗南指挥下的一些情况

邓若愚 / 477

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WOSUOZHIDAODEHUZONGNAN

我所知道的胡宗南

张 新

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学生，复兴社的“十三太保”之一，最后成为拥兵45万，控制陕、甘、宁、青各省的“西北王”。作者1928年即在胡部任营长，后为整编二十四旅旅长。本文记述了胡宗南的早期历史，取下权术，与白崇禧的明争暗斗，进犯延安，以及1949年春，作者被俘后，去汉台争取胡宗南起义的经过。

胡宗南的发迹

胡宗南，别号琴斋，原籍浙江镇海。3岁时，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。年轻时，当过小学教员，因好赌博，负债累累。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章云的资助，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。因为身材矮小，口试时被淘汰，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，才得录取。

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，参加北伐，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。1930年驻

防开封时，曾和冷欣、萧洒、马志超、陈质平等人秘密组织“三民主义大侠团”，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。

蒋介石用人唯亲。胡宗南是浙江人，又是黄埔第一期，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“复兴社”的领导骨干，“十三太保”之一，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。

胡宗南带兵，从来没有打过好仗，但却官运亨通，先从第一师师长爬上第一军军长；1937年升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；后又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；抗战中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；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，统辖二十九、三十四、三十八共三个集团军，直辖部队有第一军、十六军、二十二军、二十七军、三十军、三十六军、三十八军、四十军、六十六军、九十军，凡40多个师，拥兵45万人。控制着陕、甘、宁、青各省的“国统区”，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，被称为“西北王”。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。

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，阿谀者为之捧场，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，碑上刻有诗句“一轮古月照中华”，应在“胡”字上。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，野心也就更大。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，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，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，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“兴隆发迹”，因把青龙岭改名为“兴隆岭”；把青龙脚的皇甫村，改名为“黄埔村”；把终南山改为“宗南山”，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“黄埔起家”的衣钵。

胡宗南的秘密组织及其驭下权术

陈诚、胡宗南、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“三鼎甲”。而陈诚、胡宗南、汤恩伯分别统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，是蒋介石的命根子。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，以实现其野心，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“铁血救国团”。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（西安绥靖

公署秘书长，陇南行署主任）、李铁军（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）、李文（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）、罗烈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、第一军军长）、袁朴（第十六军军长）、罗泽闕（第三十七军军长）、盛文（第三军军长、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）、李正先（第十六军军长）、许良玉（第七十八师师长）、陈鞠旅（第九十四师师长）、钟松（第三十六师师长、三十六军军长）、李日基（第七十六军军长）、李振西（第三十八军军长）、王应尊（第二十八师师长）、廖昂（第七十六师师长）、何文鼎（第十七师师长）、王微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，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）、程开椿（补给司令）等人。

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，笼络收罗了一批人，给以高参、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。又以“黄、浙、陆、一”为用人标准，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；军长都是黄埔一、二、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；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参谋班毕业生；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，大都是浙江人和第一师、第一军的老部下。

我是浙江浦江人。远在1928年，当我在浙江省防军工作时，在杭州昭庆寺黄埔同学会里偶然碰到胡宗南，只见他浓眉横脸，短小精悍。他忽然问我：“你是三期同学，为什么贪生怕死，不到前方去？”我被问得莫名其妙，随口答了一句“到前方什么地方去？”胡说：“过江到浦口，到第一师第一旅去。”原来这时胡宗南是第一师第一旅旅长，驻在浦口，他要的是黄埔学生，就这样我到了第一师，当了营长。

1932年，胡宗南升任第一师师长，驻扎在安庆，当时胡部正和工农红军徐向前部作战，我仍充第一师独立旅的营长。胡宗南又看中了我，指定我这一营归师部直接指挥，叫我打前锋。我受宠若惊，在桐城晓天镇，死力卖命。当时我写给胡宗南的军情报告，称徐向前部为“红军”或“共产党军队”，竟被胡宗南骂了一顿，责备我没有政治头脑，为什么不称“共匪”“奸军”。

那时我的顶头上司独立旅团长周士冕，克扣军饷，盗卖军用物资，搞得官兵满腹怨气，人言啧啧。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，召集全团官兵训

话，命令原地坐下，故意问营、连长：“对团部的经理（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）有意见吗？”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，猛不防我站了起来回答：“有！”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：“有什么？”我激于一时气愤，便大声回答：“团部克扣军饷，变卖士兵短裤。”周士冕怒火冲天，骂一声“浑蛋！”我也怒不可遏，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，所有营、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，不由得喊“打得好！”“做得对！”周士冕见事不妙，盛怒之下，悻悻而去。

我知道闯了大祸，但自命硬汉，便硬到底，自己做事自己当，决不逃跑，听候处理。随即胡宗南把我押解到安庆师部，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。傍晚，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，来到禁闭室对我宣读：“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，有意侮辱直属长官，蛮横不法，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，为了整饬纲纪，着即……”胡受谦平素和我有点交情，读到这里，就没有读下去。我着急地问：“着即什么？撤职？还是枪毙？”胡参谋还是呆着不说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反正你自己明白。”事后知道，下面四个字是：“着即枪决。”他没有念下去，就走了。当胡参谋走后，我镇定了一下，想自己行为虽然鲁莽，但事情没有做错，死也不怕。便向胡宗南的随从副官程开椿要了一张纸、一支铅笔，写了两句话报告胡宗南：“死而无怨，死后请安葬烈士墓。”程开椿把报告拿给胡宗南，胡在楼上大发雷霆，我听懂一句“该死的家伙”。半夜，禁闭室加上双岗。事后知道，副师长彭进之，旅长丁德隆，都曾极力保我，甚至周士冕也去保，说我勇敢善战，杀之可惜。后来，我竟没有被杀，而我为报不杀之恩，更要为胡效死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胡部开赴甘肃天水，我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，禁闭了40天，便开释了。先置我于死地，后又加恩开释，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。开释后，他命我押解辎重去天水。胡见到我，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对我说：“有勇无谋，不成大器呀！”就介绍我到九十二师去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任五五二团团团长，参加台儿庄战役负伤，在长沙陆军医院养伤；伤愈后，胡又派人接我回西安，任一三八旅旅长。

胡宗南笼络部下、收买死党的手段，有时是很奇特的。在胡宗南的部队中，有徐保其人，是有名的赌棍，后在解放战争宝鸡战役中被击毙。徐当团长时，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，一夜之间，输得精光。早晨蒙蒙亮时回到团部，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，徐保说：“叫值星官把队伍集合起来，今天团长亲自发饷。”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饷，一到集合场，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，先说道：“这个月的饷，团长领来了！”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，喜形于色，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：“他妈的，我们全团运气不好，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。弟兄们，不要急，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，明天全团发双饷，好不好？”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，竟齐声答应：“好！”就这样过了关。

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，胡立即把徐保找去，气呼呼地对徐说：“徐保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徐保站着不敢作声。胡拍桌问道：“古来名将，谁是赌棍出身？你答复！”徐瞠目结舌，答不上来。胡哼了两声，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，直到天黑才回来，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，丝毫未动，胡不觉暗喜，呵责道：“答不出吗？没有用的东西，去！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，下次不得胡来！”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。可想而知，徐保对于胡宗南，能不拼死效命？

胡宗南和白崇禧暗斗的一幕

在国民党内部，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暗斗，是人所共知的。他们各怀鬼胎，遇有机会，立即短兵相接，互相拆台。

1940年秋，正当抗日战争中期，胡宗南不谈抗日，专事反共，招兵买马，坐大西北。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，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。分校巧立名目，到处招收所谓“学生总队”“入伍生团”，人数多达1万余人，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

数，胡宗南自认为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。其时，白崇禧是军训部长，有权管七分校。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，对七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。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，他一面亲自出马，为白崇禧接风洗尘，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，冒名顶替，巡回代考。白崇禧要了一个花枪，规定所有学员，要对照片入考，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。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，想应付过关；白崇禧知道了，又下令既考学科，又考术科。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，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，一不懂口令，二不懂步法，三不懂枪法，笑话百出。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，冷嘲热讽，挖苦这些学员“乱七（七分校）八糟，糊（胡）里糊（胡）涂！”甄别考试的结果，被淘汰了2000多人，白下令遣散。

这一来，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，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。游行队伍冲进了七分校校本部，捣毁了大礼堂，然后向西安进发，西安为之戒严。其时我正在杜曲养病，胡宗南急召我去说：“赶快去收容这批学生，第一头皮要硬，第二说话要软。”我一去就被乱哄哄的学员打得头破血流。胡宗南教我“头皮要硬”，我是做到了。我裹好伤口，又去了，一路对学生大喊：“该打的不是我，应该打白崇禧！你们是胡先生的学生，不是白崇禧的学生。白崇禧不要你们，胡先生是要你们的！你们不靠白崇禧吃饭，胡先生这里有铁饭碗！白崇禧不发毕业证书，胡先生发给你们，由七分校发毕业证书给你们，保证都有工作！”这一喊果然灵光，风潮平息了。这批被淘汰的学员，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，补发了七分校的毕业证书，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。

进犯延安

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发动了反人民内战。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20余万兵力，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。3月13日胡宗南部署

了15个旅，分兵两路，向延安进犯。

当时我是整编二十四旅旅长，以我旅为先锋，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，缩短碉堡封锁线，向解放区进犯。一出封锁线，进入解放区，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，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，走得一干二净，到处一片寂静。军到马栏，扑了个空。胡宗南电话里问我战果，我答：“部队已占领了马栏，一无所获。”心中极为惶惑。胡宗南当时意图，控制边区两翼，急速进犯延安，令我旅和四十八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。我们进入庆阳，立足未定，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，千里跋涉，疲于奔命。退出庆阳，我旅和何旅兵分两路，相辅而行。当晚，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。到了半夜里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包围了赤城，全歼了何奇的四十八旅。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两个精锐旅，就被消灭了一个。胡宗南在电话上命我旅火速驰援。我部已经急行军180里了，半夜得到这命令，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，深夜仓促渡河，淹死160余人。我部队未到赤城，就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，纷纷逃命而来。我赶到赤城，解放军不见了，我满腹疑团，率兵进城，总算找到了何奇的尸体。胡宗南电话问我：“救出何奇没有？”我答：“总算完成任务，赶到赤城，找到何奇，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”胡宗南硬着头皮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。”命我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。这时，先锋变成了后队，先头部队，已经进入延安。

3月19日，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，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“河图勋章”，并晋为陆军二级上将。胡宗南得意忘形，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翟结婚了。

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，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，诱敌深入，把胡宗南五个旅吸引在安塞，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。当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青化砭进犯时，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，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3000余人，旅长李纪云被活捉。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，3月25日，胡的主力由安塞转

头，东进沿延榆公路，推进到清涧。

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七十六师（师长廖昂）和由我率领的整编二十四旅，两个司令部的前进人员（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），二十四旅所属七十团两个营（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，另一个营驻在延长、延川），一个炮兵营、一个辎重营。旅属七十一团（团长方振东）已被刘戡拉去，七十二团（团长高宪岗）驻守瓦窑堡。孤军深入，兵力分散，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。在清涧时，屡次接到胡宗南“死守”的电令。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，用牌九卜卦，问吉凶祸福。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，家藏古书很多，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，满载两卡车，派武装押运到西安，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。我则忙于侦察地形，选择据点，构筑碉堡，妄图固守。

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，约有人口2万，但我们占领的清涧，却是一个空城，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小菜也弄不到，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。我们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拟的标语：“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”“交易不征税”“按户慰问”“计口救济”，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，准备了几万块所谓“救济金”也无处可发。这里的日子实在不好过。

清涧战役

清涧城防，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，阵地坚固，粮弹充足，加上地形易守难攻，所以战斗开始前五天，虽然打得激烈，总以为可以坚守，既不向胡宗南告急，也不讨救兵，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“万无一失”。但是隔了三天，前沿阵地一一失守，随即陷入四面楚歌。为了保存实力，我主张突围，廖昂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胡宗南已经电令刘戡、陈武星夜驰援，大军指日可到，何必冒此大险。”我们多次争执，廖昂硬是不肯，坚持到最后两天，清涧孤城被围，弹尽粮绝，局势十分危急。此时，解放军张

宗逊将军来信敦促廖昂起义投诚，廖昂和我，面面相觑，一言不发。若不起义，解放军便下最后攻击令，生死关头，迫在眉睫。我百感交集，埋怨胡宗南指挥无能，被共产党诱兵深入，上了大当；埋怨刘戡按兵不动，见死不救；埋怨陈武畏缩不前；埋怨廖昂犹豫不决，坐失良机。我埋怨这，埋怨那，精疲力竭。我拿起报话筒对胡宗南报告：“我已经坚守了10天11夜，看来一切希望都没有了。”是夜枪声稀疏，廖脱下军装，换了便衣，带领卫士准备突出重围逃跑，我一时气愤极了。当初，言不听，计不从，生路变成绝路，我坚决阻挡了他。最后时刻，终于来临，翌日拂晓，解放军发起总攻，清涧城被突破。我对廖昂说：“时间到了，‘不成功便成仁’，你、我、刘学超（师部参谋长），自己动手吧！”廖涨红了脸，默不作声。刘学超说：“何必呢！”随后廖拿了一些木棍，把窑洞门结结实实地顶住，坐以待毙。过了片刻，窑外有人喊话：“张旅长！我们是你的学生！”卫士打开了门，几个解放军拥了进来，大概有几个是过去在西安中央军校七分校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，所以自称是我学生。我见了他们，便说：“带路，走！”清涧解放了，我也跟他们走了。

延安重光

4月14日，胡宗南部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攻，全部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。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。胡宗南军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，胡宗南又急忙集结了九个旅约5万人，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，5月2日占领绥德。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，全歼该旅6700余人，生俘旅长李昆岗。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，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时，5月5日，又放弃绥德，主力南援，回到蟠龙，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，损失惨重。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“蘑菇战术”牵着鼻子走，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海洋中，疲于奔命，进退维谷，被动挨打。8月15日，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，